

## 一 二 獎

作品：奧德次雄

得獎者：楊慎絢

楊慎絢，一九五七年生，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，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。現任台北市聯合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，PGY社區醫學導師。曾獲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散文獎、倪匡科幻小說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。

得獎感言

請先設定年代，再為主角命名，按下搖桿右鍵，選擇向南航行。友情提示：各座島嶼的語言並不相同，而且貨幣無法庫存。返航時，請喚醒亡靈，並說出通關密語；如果選擇復活，將被送回收容營，剩餘的時間會被系統回收……



## 奧德次雄

請為我敘說，繆斯啊，奧德修斯在戰爭結束之後，仍然四處飄泊。他一心渴望返鄉，哪怕只能遙遙望見從故鄉升起的飄渺炊煙。——《奧德賽》第一卷

戰爭結束多年，奧德次雄依然無法歸返家園，最初是因為沒有船隻，又遭遇風暴；但是他歷經艱難，回到故土之後，仍然四處飄泊。故鄉的人讀不出他胸口裡層的疤痕，聽不懂他吟唱的歌謠，也不會看過他所熟悉的南十字星座。當年光榮佩戴的紅色綵帶、千人針、軍帽全壓入箱底，他只能在家族聚餐時孤獨高歌〈若鷺之歌〉、〈誰能不懷念故鄉〉，以及一些找不到伴唱帶的古老歌曲。

時代遺忘了他，他也開始遺忘自己；出門忘了帶鑰匙，後來忘了門的位置，再住入安養院。他在自己的家鄉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有如回到多年前的荒島，記不得年月，甚至自己的姓氏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每次探視，護理師都會這樣問。

「奧德次雄。」

「爸爸，那是你的日本名字。」你說。

父親滿臉皺紋，茫然望著你。

你們父子有如離別多年，不知如何相認。

護理師拉起被單，檢視父親右腳的傷口，轉頭說，舊傷復發的感染已經結疤。你微笑回答，這個傷痕是父親隨身攜帶的一枚勳章，只要拉起褲管，他就可以一腳跨入南洋叢林，圍捕一隻發狂的野豬，當時他飛腳一踢，不巧撞上銳利的獠牙。

這個故事你聽過無數次。那時父親鬍鬚烏黑、面頰豐實，每天晚上改完學生作業，就會來到床邊，帶你展開辛巴達式的航海冒險，在枕頭島嶼與床單海洋之間翻滾，一路遭遇獨眼巨人、六頭怪獸、唱歌的鳥人。他說起航了，蚊帳當做船帆，床柱就是桅杆，扭開風扇，帳幔飛揚，紅眠床就能破浪前進，微風輕柔呵護你滑入夢鄉。但是月光朦朧，床邊那座直立的風扇，像是故事裡的獨眼巨人，徹夜左顧右盼，不准你離開被窩洞穴；窗影雕鏤的連體蝙蝠伸出六條長頸，每顆頭顱都會顫動；夜風灌穿窗縫，聲音尖細有如故事裡的鳥人歌唱，你抓緊被單，擔心航海人會在夢中觸礁。父親說，不用怕，進出夢境有兩座大門，一座由堅實磨光的牛角製成，來自親身的經歷；另一座由華麗雕琢的象牙製作，屬於不真實的幻想，就像這些航海奇遇。

但是成年之後，你在父親酒酣耳熱的餐後，漸漸聽出他的故事來自堅實的牛角門。他年輕時曾經困居一座島嶼，飢餓時偷宰神聖的耕牛，誤食忘憂的果實，也曾遭遇獨眼巨怪。

那是一艘美軍潛艇，父親醉醺醺說著，終戰前的夏夜，小船撤離比亞克島，寧靜的月光海面突然冒出一支潛鏡，他低俯拔出刺刀，側身猛戳玻璃鏡口，鏡片破裂噴出煙霧，巨大的潛艇搖晃浮出，外

殼塗著銀白色的英文Cyclones（賽洛普），轉眼沉入海中。

我們殺了海神的兒子，所以無法返鄉，父親說，或是吃了過多的肉豆蔻果實。那年部隊在新幾內亞島北岸登陸，翻越高山叢林進攻南邊的海港，戰友走入密林之後全員失蹤，父親沿著小徑搜尋，在肉豆蔻樹下發現忽飛忽墜的天堂鳥，曲線款擺的尾羽像是垂吊的香符。氣流掠過林間，鮮紅的果實滾落，父親趨前檢視，血紅的碎布上面印著黑字「二林仁和宮」。

離開新幾內亞島，許多同鄉的形體只剩一片指甲、一束頭髮；找不到形骸的魂魄就依附香符，藏身在父親行囊底層的信封。

兵隊在島嶼之間流轉，信封愈積愈厚。有一天，空氣燥熱，叢林上空飄下雪白的紙片，砲火從此停止，只是無法確定戰爭是否結束。部隊困在深山，失去作戰的對象，也失去投降的對象。印尼獨立軍包圍營區，要求交出武器，但是帶隊的日軍大佐堅持向盟軍投降。幾個月後，隊友半餓半病死去，大佐召集部隊，宣布將向印尼獨立軍繳械。如果追究是誰違抗命令，責任在他，大佐說完，護送隊友走出營門，敬禮握手，隨即舉槍自盡。

父親與戰友帶著潮濕的餘糧，翻山越嶺走出密林，飢餓時曾經私宰秋天的耕牛，夜晚與豬舍雞寮為鄰，後來遇到一位印尼華僑，那人以家鄉的語言說，這個世代的男人都在戰場消失，如果願意留下來當做女婿，耕地就從腳底連到內山。有些隊友選擇留下，另有些自願加入印尼獨立軍，父親的話語混著酒嗝，年輕人的熱血容易沸騰，情懷就像當年的切·格瓦拉，義憤認同異鄉的反殖民獨立戰爭。

離鄉多年的父親決心返家，沿著河流走到海邊的港口，遇見同期舊識的軍醫，就留在收容營的醫療站擔任助手，直到那年冬天。

「那個島在哪裡？」你曾問。

「帝莫魯……」父親說出片斷的日語。

如果，故事停留在那座島嶼，奧德次雄就一直沒有返鄉。

你看著臥床的父親。

他以前只在酒醉夢醒捕捉往事，年老後變成隨時都在回憶，只不過人物與時序同時錯亂，像是飄浮在無重力的時間長廊，隨機抽取記憶碎片，再隨意組裝。父親的心智逐漸退化，但是戰後出生的你，卻一直模糊面對這些父輩舊事，直到那位來自印尼的女孩拿出相片，興奮地告訴你，臥床的阿公年輕時住過她們家。

相片的中央站立一位素裝的婦女，背後是圓頂的茅屋以及一列山脈。

傳說的故事彷彿出現了具體的場景。

印尼女孩說，那天阿公吃完午餐倚著床頭休息，她坐在床邊翻看信件相片，背後傳來阿公沙啞的聲音「卡呂普索」，連續兩遍，清楚喚出那座山名，接著喃喃念起鄰近的城鎮地名。兩人有如在他方遇到了同鄉，雖然年紀仿若祖孫，卻能隔代重溫熟悉的語言。

「那是哪裡？」你問。

「帝汶，」她說，「北邊的村莊。」

村外有條溪流，沿著溪邊小路走上山頂，有一座二次大戰紀念碑，她以特殊的腔調說，石碑旁邊有座生鏽的大砲，附近還有木條密封的洞穴，傳說洞裡有很多骷髏頭，曾經有人溜進去尋寶，結果從另一個山頭出來。

面對色調迷濛的山脈，父親顫抖比畫山路與砲口的方位，像是戰時刻骨銘心留下的一條生死祕徑。你的心頭掠過一絲無奈；父親記憶退化，你竟然必須借助他國語言，才能在異鄉找回他的過去。你想起父親還有幾本以日文書寫的筆記，收藏在舊家床下的樟木箱。

如果日記可以解讀，所有失去時序的記憶就能夠歸位。但是這些昔日記事需要注解翻譯，才能做為親子的床邊故事，而且位置必須對調，換成是你坐在床邊，說故事給臥床的父親聽。

打開樟木箱，搬出發黃的日文書冊、失血的綵帶、壓扁的軍帽，你找到一本外殼鬆脫的英文書《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》(The Malay Archipelago)，從第四章的〈婆羅洲〉到〈帝汶島〉再到末章的〈巴布亞諸島〉，書頁空白處塗滿昆蟲花卉與人物圖樣，扉頁留存褪色的簽名筆跡「鹿野貴龍」。你翻動書頁，注意到部分章節標注日期：爪哇島雅加達1943.10.29、摩鹿加群島安汶港1944.4.10、婆羅洲山打根1944.8.15、新加坡1945.2.26、帝汶島帝力1945.7.16。在烽火歲月的南洋戰地，這位鹿野先生像是隨身攜帶這本英文書，還特別騰出時間記錄比對。

樟木箱底部堆疊一捆陳舊的日文雜誌，壓著一個外皮斑駁的信袋，寄信欄位直書「東京千代田區・文藝春秋雜誌社」。你打開信封，抽出泛黃的日文手稿，稿紙第一行工整寫著「歸鄉」兩個漢字，翻看有如自傳體的小說，末頁夾附一張署名編輯部的日文信，你請人將手稿與信函譯成中文。翻譯的友人笑著對你說，你們父子的筆法很像，十分拗口，難怪會被退稿。你說，當年出外求學就是用這種語法寫信，父子才能溝通。

「爸爸！」

父親臉龐皺紋深陷，眼皮鬆垂。

如果記憶停留在南洋島嶼，父親就一直無法回家。

你坐上床沿，攤開題名「歸鄉」的手稿，對照中文譯注，輕聲為父親念出床邊故事。

「奧德次雄被浩瀚的大海阻攔，困居南洋孤島；但是他一心渴望返鄉，哪怕只能遙遙望見從故鄉升起的飄渺炊煙……」

微風柔和，帳幔輕飄，你搖搖父親臂膀，說，啓航了。

「那一天黃昏，天空布滿玫瑰色手指般的雲朵，船隻沿著金色海洋的寬闊背脊航行。入夜之後，南方天空升起一顆明亮的星星，就這麼一路看護著戰友們返家；從此只能隔空凝望，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，後代子孫在地圖上找不到那座島嶼，也無法指認椰風吹拂過的南方星座。明天抵達基隆港，就要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車回家，在這離別前夕，眾人圍坐船尾甲板，飲酒歌唱，暢快聊天。鹿野貴龍搖晃著站起來，笑著說，『這次返鄉，跨入廳堂，會看到自己的牌位；如果沒有死，人生只是一場夢；如果已經死了，那就是真的。』說完大笑，舉杯一飲而盡……」

即使床邊故事的主角取名奧德次雄，又觸及死亡的禁忌，父親的神情依舊茫然，似乎一直遊走於故事之外。你翻看日文原稿，稿紙邊角多處反摺，文句以鉛筆反覆塗改，像是退稿之後的再三修補。或許必須以日語緩緩讀出原文，父親才能回復當時的心境，也必須直呼真實人名，故事才能找到歸屬的時空。

「第二天，奧德次雄晨起走上甲板，天還未亮，海風凜冽，滿天的星星都轉回故鄉夜空的位置了。那年搭乘運兵船經過這片海域，也曾以這般的仰角記憶返家的方位。當年萬人佇立送別的高雄港，此時靜默隱在海角，天地遼闊大海無聲，無以驚動海鳥前來相迎……」

「晨星波湧，隱入瞬間翻白的長空，一輪旭日躍上海天。奧德次雄走到船尾遇見鹿野貴龍，昨夜

的離別暢飲已傾吐所有的心事，酒醒反而無語。望著流逝的浪花，奧德次雄掏出胸前的香符，合掌緊握，久久才說，這片海洋承載著這整個世代的壯丁……」

「用過早餐，船頭傳來哨聲，一位身穿異色軍服的士兵站在高台，揮動長槍，命令全體集合列隊清點。前排一位男子因為步態沉重，被叫到一旁脫下長褲與鞋子，士兵熟練地撬開鞋跟，挖出黃澄的金塊。另一個士兵持槍走來，拉開奧德次雄的背包，搜出一疊信封，奮力撕開封口，霎時狂風大作，信封裡的指甲與頭髮乘風飄落海中，傾囊而出的香符滿地翻滾，亮出各樣的紅底黑字：三芝福成宮、西螺福興宮、鹽水護庇宮、茄拔天后宮、大內朝天宮……」

父親眼皮鬆垮，發出低濁的鼾聲。

長夜漫漫，父親，今晚請早點安睡，我們需要睡眠舒緩情緒，也需要翻動夢土來喚醒記憶。

但是這一夜並不容易入眠，你輾轉反側撞見相同的夢境：奧德次雄不願意回家，是因為戰友的魂魄還在幽暗的海底漂泊。整個聯合艦隊的遊魂，不分梯次或階級，也不論兵種或族籍，日夜漫遊在蜿蜒數千里的海溝，隨波撩撥層層堆疊的枯骨，尋找昔日相偎相倚的形骸；黑潮推湧，運兵船的殘殼撞上美軍轟炸機的斷翼；海流沖刷，溝底露出陸軍志願兵的徽章、海軍志願兵的兵籍名牌、高砂義勇軍的旗杆、拓南工業戰士的領釦。如此沉重的眾生魂魄，縱使以航空母艦的噸位也無法承載；或者依附紅樹林的胎生苗，或是穗花棋盤腳的果實，搭乘黑潮季風悄悄返鄉，落地生根在祖墳的隔岸。今夜，

當海底電纜的光纖波動，請聆聽來自故鄉的呼喚：太陽西沉，大家肩併肩，在回家的路上高聲歌唱，自幼熟識的朋友們，啊，誰能不懷念故鄉，幼時熟悉的那些夢境，啊，誰能不懷念故鄉。

你在床邊播放這首日本歌謠，父親的嘴唇半開，隔壁臥床的老人卻坐立起來，挺直腰身高聲伴唱。這位老人眼睛全盲，不愛講話，護理師說，問他話都不回答，不知是在睡覺，還是聽力老化。你笑著說，他聽得到啦，就扶他過來一起聽故事吧。

「第二天中午過後，狂風四起，掀起巨浪，乘客紛紛躲入船艙。狹窄的空間悶濕擁擠，瀰漫柴油燃煙、汗臭以及嘔吐穢物的酸腐氣味。鹿野貴龍攆回熱湯，分給戰友，同時轉述剛聽來的消息：暴風雨逼近，航程改道，今晚將轉入大陸沿岸的港口躲避風暴。斜坐在下方床鋪的戰友說，是那個持槍的士兵扯開背囊，釋出暴風，吹得返鄉人遠離家園，說完遞出一張圖畫，畫中人物只有一隻眼睛，這位戰友在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失去左臂，從此自稱真鬼太郎，立志畫出世間的人形鬼怪。另一位戰友站在床邊，比畫手語，像是在問，這陣風會吹向何方，他歷經比亞克島戰役的瘋狂砲擊，耳朵從此全聾，名叫風間一郎……」

啊！鄰床的老盲者大叫，這群攏是戰友！

這個故事愈說愈近，愈聽愈親，老盲者興奮地翻坐起來說，這位風間一郎的耳孔聽嘸，但是眼力

一流，那場砲戰打到整個島翻過一層土，伊走入叢林還能自在生活，抓魚曝乾，爬樹挽果，還會剖柴造船，三個月後，一個暗淡的半暝，攬著魚乾與椰果，划船離開那座插翅難飛的比亞克島。

「你也在船上？」你問。

伊聽嘸，我青盲，老盲者說，兩人合作，親像千里眼牽順風耳過南洋。

扶起老盲者坐上床沿，你貼近父親耳鬢細聲說，爸，回家囉。

「第三天。船隻入港避風，船客只能留在船上。中午過後，一位戴眼鏡的青年走進船艙，略做寒暄，轉入角落的床位。用完晚餐，鹿野貴龍坐在下方床鋪看書，風間一郎躺在上方……」

等咧，稍等咧，老盲者說，這款眠床機關講得那麼正確，這到底是誰的故事？邊說邊伸手觸摸，一摸到身旁臥床者的右腿疤痕，放聲驚呼，啊，你是，奧德次雄？

父親張開嘴巴，啊啊發聲，淌出口水。

世事茫茫渺渺，老盲者長歎一聲，隔壁酣眠的生分人原來就是舊友！

老盲者挪移身軀向前摸索，觸及老戰友的手掌，握住反覆撫摸，再將掌心貼上自己的臉龐，輕聲說，當年就是這雙粗手，替我療傷換藥仔。

父親緩緩睜開眼睛，望著老盲者的眼眶，四目無法交集，僅以嘴角顫動，久久喚出一聲「目黑さ

ん」。

沒錯，我就是那個青盲的目黑二郎，老盲者說，那年同船返登台灣。

「第四天仍然無法上岸，期待返鄉的欣喜漸漸淡去，戰友們不再興奮交談。真鬼太郎趴在床上，畫出一系列的鬼妖，邊畫邊發出咯咯喀喀的怪笑。目黑二郎因為雙眼瞎盲又嚴重暈船，一直躺在床上。鹿野貴龍趴在床舖，翻看英文書的鳥類插圖，在書頁空白處畫出印象中的戰友面容。當年他在醫療站常與病友聊天，探問受傷的地點，以及走過的島嶼。每當戰友傷重病危，他總是徹夜守候，畫出戰友身影與相伴的鳥類，再將繪圖與遺留的香符放入同一個信封；華麗天堂鳥陪伴旅歷新幾內亞島的『新莊慈祐宮』香符，長尾翠鳥伴隨『旗後天后宮』香符。可是，這種緊密的相依，都被前天那場狂風吹散了……」

「第四天夜晚，船隻在港內原處擺盪，艙內氣氛鬱悶沉重。戴眼鏡的青年走過通道，瞥見鹿野貴龍手上的書本，交談幾句，轉回角落的床舖，眼光卻不時看向這群人。鹿野貴龍起身走去，與青年再次相談，帶回幾項訊息。第一，青年姓蔡，家住彰化，留日返台之後在報社工作。第二，這艘船今天上來一位大官，是楊姓的監察御史。第三，戰友們最好更換衣服，從此不要說出日本名字……」

土想也知，老盲者說，那時哪有多出來的外衫可換，但是鹿野貴龍知道變巧，拿出背包裡的白紗

布，一條包我的目珠，反正嘛看嘸；一條圍風間一郎的耳孔，反正嘛聽嘸；一條綁真鬼太郎的左臂衣袖，反正是無肉無骨的通風；再製作兩個紅十字臂章。只不過，人在算，不如天在算。更何況，天再怎麼算，世間這麼開闊，總有神明照顧不到的所在。還是說，出南洋向神明報這個名，改名後，人名遂爛糊糊，分不清誰是誰。

老盲者放聲長歎，雖然那時暈船又看嘸，生活攏靠身邊的戰友，但是青盲人也聽得出來，有代誌要發生囉。請你繼續，如果講不落，這個故事就交給青盲的來講。

「第五天清晨，船隻離開港口。取用早餐的時候，找不到真鬼太郎，只在他的床上找到凌亂的紙張，上面全是披頭散髮的獨眼鬼怪，旁邊還潦草塗了幾個字：戰爭是妖怪的世界。戰友們找遍船艙與甲板毫無蹤影，真鬼太郎徹底消失，連背包也不見了。鹿野貴龍說，最好的情況是，他在夜裡跳船成功，轉往日本鳥取，投靠他的舅舅。戰友陸續回到船艙，但是風間一郎仍不死心，繞著甲板四處張望。中午過後，風間一郎衝進船艙，結舌比畫，戰友們奔上甲板，望向風間一郎所指的遠方，認出是一隻海豚頂著一個漂浮物，緊隨船身一路推泳。那個漂物像人，但是臉部朝下，四肢外展隨波擺動。鹿野貴龍呼叫船員，借來救生圈、繩索以及長柄鐵鉤。眾聲嘈雜之際，船頭高台出現一位身裹厚袍的要員，旁邊的隨從稱他『亮公』，這位高官下令將漂浮物打撈上來。撈上甲板的是一具浮屍，濃密的黑髮黏附墨綠的海藻，糾結成團覆蓋臉龐，身穿的白色長袍撕出多處裂口，胸前的刺繡卻清晰可辨：

台大醫院施南醫師。鹿野貴龍蹲跪撥開頭髮，認出是他的台北高校同學。士兵持槍衝來圍起警戒線，攤開麻布袋蓋住浮屍，禁止人員靠近……」

故事念到這裡，你停頓下來。

老盲者接過去說，所以啦，這款故事要交給青盲的來講。因為親目珠看過的人，每次講起，攏嘛會哽到喉嚨。

這款前代的代誌，老盲者說，不應該是你講給頭殼壞去的老柴頭聽，應該是我來講，講給出生就先天失智的少年郎來聽。戰後存活的見證人，只剩青盲目和老番顛，如果故事講得拘拘蔽蔽，攏用假名當做西洋式講古，嘴講的歷史攏會失傳。免驚啦，將恁爸的故事給伊講落去。你想，少年郎看米國電影，哪會知道躺在南洋臭水溝喘氣流血的菜鳥兵，就是伊的外公。

「第五天夜裡，風間一郎整晚躺在床上，目光凝結，神情像是還在瞭望海洋。目黑二郎開始下床走動，他說鼻腔感覺到氣壓的變化，空氣的黏稠度逐漸接近故鄉的海風，快到基隆港了，他家開的銀樓就在港邊，邀請戰友們上岸後先住一晚。鹿野貴龍輕微發熱，服藥之後仍未退燒，肢體開始顫抖，像是瘡疾舊病復發，他撐坐起來，拿出隨身的英文書，對奧德次雄說，當初答應戰友，要帶他們回家，但是僅存的指甲、頭髮、香符全部飄落大海，幸好這本書裡還留存戰友們的姓名住址，以及訣

別的時間地點，就請一一通知……」

你找出那本外殼鬆落的英文書，底頁密密麻麻寫滿日式姓名。倘若拿到傳說中的死亡筆記本，你輕輕觸摸排列工整的人名。沒看到鹿野貴龍的名字。你說。

是死是活，要親目睽看到，老盲者說。

父親張開眼睛，緩緩吐出一聲：「鹿野さん……」

「第五天深夜睡前，戴眼鏡的蔡姓青年走過來，悄悄告訴戰友，外面很亂，半夜聽到任何聲響都不要離開船艙。目黑二郎點頭說，暗夜的黑水溝會傳出嘹亮的聲音，就像傳說中的女妖歌唱。奧德次雄打開背包，拿出帝汶島帶回的蜂蠟，切成小塊，分給戰友塞入耳朵，祝大家一夜好眠，天亮就會到家。但是天亮醒來，鹿野貴龍與風間一郎都失蹤了。奧德次雄衝上甲板，前一天的浮屍與麻袋也不見了，遠處有個士兵正在清洗拖把，地面漫流血水……」

那個暗暝發生的代誌，有幾種講法。老盲者說。

半暝，確實有人聽到歌聲。那時鹿野貴龍的麻拉利亞舊病復發，全身發燒，塞耳朵的蜂蠟融去，

聽到歌聲就走出船艙，風間一郎還未入眠，也緊追出去。結果兩人在月光下，看見海豚推著麻布袋游水，邊游邊發出咿咿吱吱的聲音。

另一種講法，那時風間一郎已經入眠，因為耳孔沒塞蜂蠟，聽到歌聲也醒來。其實，伊耳孔正當，只因爲少年時住在台灣東部海邊，講的母語和別人不同，遂一直被當做是臭耳聾。

還有一種講法，兩人看見海上的麻布袋，想要撈起來，結果雙雙落下海。

另外的講法，較淒慘，兩人的後腦給槍尾撼到，血漿加腦漿作伙噴出。

這攏是那位戴眼鏡蔡桑的判斷，老盲者說，天光後，伊在船上細聲四處探聽。後來，伊特別交代，戰時應付的是直接飛來的銃子，戰後要注意的是暗暗來的手段。因爲大代誌已經發生了。

「……天亮之後，風和日麗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海鳥逐浪飛舞，輕盈俯衝點水啄食。浪濤推湧，海上的漂流物卻愈來愈多，最初是難以辨認的雜物，漸漸浮現鬆裂的繩索、破碎的布衣、斷柄的小提琴、畫架，還漂來一件女神雕像，那座素顏慈眉的木雕載波浮沉，陽光普照，低垂的眼角泛出閃閃光澤，像是海水鹽分的結晶。奧德次雄抬頭瞭望，水天一線湧出蒼鬱的陸塊，遠遠就可以望見故鄉升起飄渺炊煙。船隻入港，岸邊人影稀落，碼頭貨倉大門緊閉，只有持槍的士兵來回走動。入關的崗哨圍繞多層鐵絲網，陸續走進荷槍的兵隊。奧德次雄倚靠船欄，右手拉住雙眼纏布的目黑二郎，左手扛起戰友們留下的唯一背包，兩人一前一後，攙扶走下斜坡，一腳踏上去別的土地。遠處廟口傳來幽邃的鐘聲，目黑二郎興奮向前跨出，但卻立即停下腳步，因爲後續的回音繚繞一種奇異的間奏，像是尖

銳金屬的磨碰。海風腥臭又帶點燒灼的焦味，目黑二郎拉扯矇眼的紗布，奧德次雄伸手制止，轉眼望去故鄉四處都是炊煙。身穿異色軍服的士兵疾步走來，厲聲要求報出姓名。目黑二郎聽到聲音，伸手比畫，咿咿啊啊回應。奧德次雄扶住目黑二郎，指著纏眼的紗布，再亮出紅十字臂章。士兵持槍推開目黑二郎，要求奧德次雄蹲低。戴眼鏡的蔡先生帶著厚袍高官匆匆趕來，說明這兩人今天剛從南洋回來，與最近爆發的全島動亂事件無關……」

我這世人，生死已經翻過三遍，老盲者說，第一回是兩粒目矚給火燒彈燙到，第二回是對耳孔給蜂蠟塞到，第三回是這兩蕊青盲目給紗布糊到；如果不是這樣，人生早就翻盤，也不會閒閒栽直直，鬥鬧熱和你講古。

後來咧？

「……士兵以槍托壓住奧德次雄肩頭，動手搜摸衣袋，拉扯頸部佩件。奧德次雄的肩頸受壓，屈身撲地，胸口掉出一枚香符，懸晃著紅底黑字『福安宮』。另一位士兵舉起槍口，用力抵住奧德次雄的背脊，再次逼問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……」

「我叫楊次雄。」父親滿臉皺紋，抬頭說。

## 歸鄉的寓言

◎梅家玲

〈奧德次雄〉說的是一個台籍日本兵被派往南洋參戰，戰爭結束之後，海上漂流，輾轉歸鄉的故事。近年來，台灣文學中以台籍日本兵為主題，銘刻戰爭的暴力與創傷、記憶與遺忘，以及其間國族認同之錯亂徬徨的作品並不罕見，但本文最大的巧思，乃是將小說與具有神話背景的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串接映照，卻又同而不同。主角人物「奧德次雄」儼然是台灣版的「奧德修斯」，所不同的是，雖然歷劫歸來，仍然「在自己的家鄉找不到回家的路」。它寄寓了戰後台人心靈的漂泊無依，並企圖為台籍老兵的歷史定位提出反思。作者舉重若輕，出入於神話傳說、歷史事實與虛構想像之間，為當代小說的戰爭書寫，開啓了新的面向。